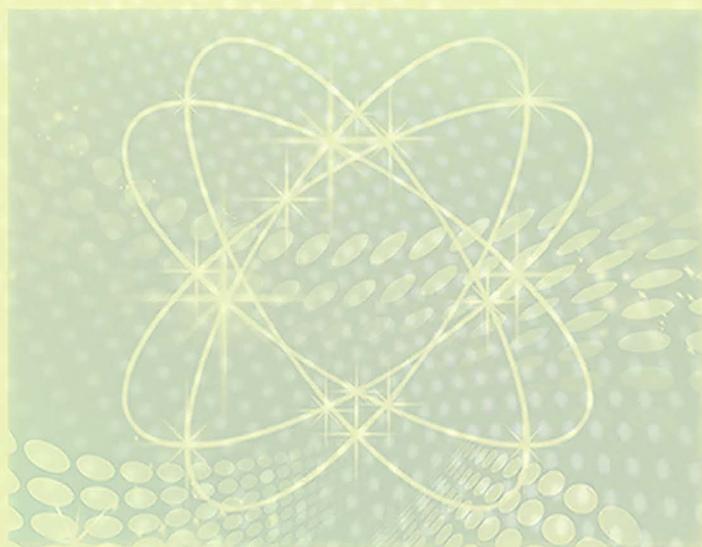


《温病条辨》 导读

主编 杨进



人民军医出版社

《温病条辨》导读

编写单位：南京中医药大学

主 编：杨 进

副主编：马 健

编 委：龚婕宁 刘 涛 魏凯峰

人民军医出版社

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温病条辨》导读/杨进主编. —北京:人民军医出版社,2008.3

(中医经典古籍导读)

ISBN 978-7-5091-1590-9

I. 温… II. 杨… III. 温病条辨—中医学院—教学参考资料 IV. R254.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024581 号

策划编辑:张伏震 文字编辑:刘淑琴 责任审读:黄栩兵

出版人:齐学进

出版发行:人民军医出版社

经销:新华书店

通信地址:北京市 100036 信箱 188 分箱

邮编:100036

质量反馈电话:(010)51927270;(010)51927283

邮购电话:(010)51927252

策划编辑电话:(010)51927300-8725

网址:www.pmmmp.com.cn

印刷:北京国马印刷厂 装订:京兰装订有限公司

开本:710mm×960mm 1/16

印张:18.25 字数:336千字

版、印次:2008年3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印数:0001~4000

定价:36.00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购买本社图书,凡有缺、倒、脱页者,本社负责调换

内容提要

《温病条辨》是中医学的重要典籍，被称为是中医“四大经典”之一。该书较系统地论述了四时温病的病因、发病、传变、诊断及治疗，不仅是中医临床诊治温热病的重要参考书，也是中医学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该书全面继承了历代医家关于外感温热病理论和证治的精华，特别是汲取了叶天士《临证指南医案》中诊治温热病的理论和丰富的临床经验，同时也结合了作者吴鞠通在温病理论证治方面长期研究的心得体会。本书的上篇除了对《温病条辨》的作者和全书作一简单介绍外，主要对该书的学术思想和现代的运用情况进行了系统介绍，并对一些学术问题作了一些探讨。本书的下篇选取了《温病条辨》中上焦篇、中焦篇和下焦篇的原文，对其内容和实际应用进行了分析。本书重视理论联系实际，对于学习和研究温病学的理论和在临床上指导对温热病的诊断治疗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编写说明

1. 本书引用的《温病条辨》原文以清嘉庆癸酉年镌问心堂《温病条辨》刻本为蓝本，并参照人民卫生出版社1958年出版的《增补评注温病条辨》本，对个别字进行了校勘。但原书中的一些注家内容则不再附入。

2. 为了突出重点，本书中所介绍的《温病条辨》原文仅限于原书三焦篇的内容，即卷一至卷三的上焦篇、中焦篇和下焦篇，原书的序言等内容不再列入。

3. 本书分为上下二篇。上篇为文献研究，主要包括对本书作者吴鞠通和该书编写情况的简单介绍，对本书的学术渊源、学术观点、主要学术思想等进行了较全面的分析，并对一些学术观点提出了我们一些认识或开展了初步探讨。同时也介绍了《温病条辨》的方药在当前临床上治疗急性热病和内科杂病的实际运用情况。本书的下篇为原文选读，选取了三焦篇的全部原文，对原文的内容及其相关方药的临床应用进行了较为深入的分析。

4. 由于《温病条辨》的原文较易理解，所以未对原文进行译释，而是提出了作者在一些理论上的认识和对实际运用的分析，因而不可避免地带有作者的个人见解，虽可作为启迪读者之用，但也可能存在片面或不当之处。另外，书中所介绍的许多临床应用内容有的是引自现代的杂志书籍，一方面不可能把原作者一一列出，另一方面其内容也不可能逐一核实，所以只可供参考。

5. 在本书编写中，参考了一些有关书籍，如杨进主编的《温病条辨临床学习参考》（人民卫生出版社，200年6月）、王振坤编著的《温病条辨新解》（学苑出版社，1995年6月）、《医学家吴塘现代研究》（金陵书社出版公司，1997年2月）等。特在此表示感谢。

杨 进

前言

以脏腑为核心，以经络为维系，以气血精液为物质基础，以阴阳五行为说理工具，构成了中医学的基本理论体系。在这种理论指导下，运用自然药物或非药物防治疾病和保身健体的手段，以临床表现和人体自身感受为判断疗效的标准，在实践中不断发展和进步，成就了中国传统医学之辉煌。

具有一定规模且规范的多层次的现代中医药教育，极大地推动了中医药事业的发展和学术的进步。随着招生规模的不断扩大，经过高等教育培养的学士、硕士乃至博士级的中医药人才逐年增长；国民经济的持续发展为中医药研究提供了较多的经费支持，各级别的中医药研究项目也随之逐年增加，并且取得了相应的成果。然而，在中医药事业和学术蓬勃发展的大好形势下，我们不能回避一些存在的问题。浓缩简化了的中医药教材对于蕴藏于大量传统文献中的理论思想和学术观点的表达难免会出现某些遗漏甚至偏颇，以致于一些老一辈专家对中医药学术继承时有忧虑之辞。中医药理论体系形成于几千年的临床实践，我们只有在完好继承的基础上，才可能汲取现代科学技术之长以之促进中医药的发展和提高。

原本的中医药理论，蕴藏于大量的传统文献中，学习者通过各种教材初步掌握了各方面知识要点之后，再选择研读重要的中医药原著，才可能真正领会中医学的理论精髓，更好地指导临床实践。清代名医费伯雄说：“学医而不读《灵》、《素》，则不明经络，无以知致病之由；不读《伤寒》、《金匱》，则无以知立方之法，而无从施治；不读金元四大家，则无以通补泻温凉之用，而不知变。”现代名医蒲辅周先生也说：“若读东垣书，而不读河间书则治火不明；读河间书而不读丹溪书，则阴宜不明；读丹溪书而不读子和书，则不明其真阴真阳之理；不读高鼓峰书岂知攻伐太过之阴虚阳虚之弊；不读吴又可书，则不知瘟疫与伤寒之不同；不读喻嘉言书，又安知秋伤于湿之误和小儿惊风之非。”

要成为一代中医药大家，必须具有扎实的中医药理论基础，就需要从中医的原著中汲取理论精髓和各种学术观点。而学习中医原著，更要重视学习研究经典著作。为了方便学习者阅读中医原著，我们编纂了这套《中医古籍导读》，并对原著的学术思想进行了分析介绍。水平所限，错讹难免，愿与诸读者共同学习，不断提高。

孙世发

目 录

上篇 文献研究.....	1
第一章 作者及著作简况.....	1
一、作者简介.....	1
二、治学思想.....	1
三、《温病条辨》版本及注家.....	3
第二章 学术思想.....	5
一、内容简介.....	5
二、学术源渊.....	5
三、主要学术思想.....	8
四、主要学术观点.....	14
第三章 对《温病条辨》学术问题的认识.....	53
一、关于温病的概念.....	53
二、关于温病的病因.....	53
三、温病是否都是始于上焦，在手太阳.....	54
四、关于下焦病证的证治内容.....	55
五、关于恶寒用桂枝汤，不恶寒用银翘散的问题.....	56
六、关于解表法的问题.....	57
七、关于清法的问题.....	57
八、关于通下法的问题.....	58
九、清营汤是清营法还是气营两清法?为什么有用黄连与去黄连之别.....	58
十、关于滋阴法的问题.....	59
第四章 《温病条辨》的现代临床运用.....	60
一、指导对各种急性热性病的诊治.....	60
二、用于指导内科杂病的治疗.....	66
下篇 原文选读.....	74
卷一 上焦篇.....	74
风温、温热、温疫、温毒、冬温.....	74
暑温.....	98
伏暑.....	106
湿温、寒湿.....	109
温疟.....	113
秋燥.....	115
补：秋燥胜气论.....	117
卷二 中焦篇.....	124
风温、温热、温疫、温毒、冬温.....	124
暑温、伏暑.....	139
寒湿.....	142
湿温(附：疟、痢、疸、痹).....	148
秋 燥.....	167
卷三 下焦篇.....	169
风温、温热、温疫、温毒、冬温.....	169
暑温、伏暑.....	183

寒湿.....	186
湿温.....	193
秋燥.....	204
附：方剂索引	

上篇 文献研究

第一章 作者及著作简况

《温病条辨》是一部重要的中医典籍，其主要内容是指导对外感热病，特别是温病的诊断治疗。全书以三焦辨证为纲，来说明温病的发生、发展、病理演变、辨证和立法处方用药。该书的内容不仅适用于外感热病，也有许多内容用于其它的临床各科疾病，所以历来受到医家的重视。以下简要介绍该书的作者和主要内容，并提出在学习本书时应注意的一些问题。

一、作者简介

《温病条辨》的作者吴鞠通，名瑭，字佩珩，号鞠通。一般认为其生于 1758 年，歿于 1836 年，亦有人认为其生于 1752 年，还有人认为其歿于 1820 年。为江苏淮阴（今淮安市）人。吴氏父名守让，郡庠生，以教授学生为业，故吴氏少习儒学，欲取功名。但在 19 岁时，其父患病年余，终于不治，因此颇觉愧恨，认为父病而不知医，无颜立于天地间。于是“慨然弃举子业，专事方术”，广购医书，发愤学医。至二十三岁时，其侄儿患温病，初起喉痹，但遍延诸时医竟无懂得该病治法者，最后全身发黄而死。吴氏因初学医，对该病的治疗也未得要领，所以对这些医生的治疗还不能妄加评论，痛感进一步钻研医学的必要。在二十六岁时，“游京师，检校《四库全书》”，因而有机会广泛阅读官府、民间所藏的各种医书，学识大进，渐渐就开始为人治病，经常获得奇效。吴氏在钻研医学著作，学习前人理论和证治经验的同时，结合自己的临床实际经验，不断揣摩，终于在医学上达到了很高的造诣。吴氏三十六岁时，京师发生瘟疫的大流行，而经其救治，救活了许多人。吴氏深深感到当时的医生治疗温病缺少正确的理论和治法，经常是用治疗伤寒的方法来混治温病，造成了不良的后果，所以就广泛采辑自《内经》以下历代名医的有关外感热病的论述，去其驳杂不清不确之处，吸取其精华，并附以本人的见解和经验，于 1798 年著成《温病条辨》。全书共六卷，卷首一卷，于 1813 年刊行。由于这一本非常切合临床实际，理法方药俱全的温病学专著，所以在问世以后，深受当时及后世医家重视。朱武曹称誉道：“昔人谓仲景为轩岐之功臣，鞠通亦仲景之功臣也”；释清华于《珍藏医书类目》中称该书为“治温之津梁”。吴氏又鉴于当时医生在医理、病理、证治、用药等方面流弊甚多，认为“医人之病，层出不穷，将何以恤灾救患、捍卫生民哉！”，故决意修规矩以成器，而作《医医病书》，成书于 1831 年。在其去世后，由金月筌据其手稿编成《吴鞠通医案》一书。辑录了吴氏自 1794 到 1833 年间的医案。但因版本不同，故有四卷本及五卷本之异，后者收入医案较多。这本医案不仅为《温病条辨》理论的具体运用提供了实例，而且还补充了许多在《温病条辨》中没有的温病证治方法，因而与《温病条辨》可以相得益彰。

二、治学思想

吴氏在立志学医后，即在医学道路开始了艰苦的探索，终于取得了重大的成就，深入研究吴氏的治学思想不仅不助于进一步理解吴氏的学术，而且对启发后人如何学习也甚有裨益。

（一）有坚定的学医信念

吴氏本来也是要按当时一般读书人的目标，走功名道路，但由于在 19 岁时遭丧父之

痛，过了4年又遇其侄患病而亡，连续发生的亲人得不到正确治疗而丧生的悲伤，使吴氏下定了要学医的决心。正如他在《温病条辨·自序》中所说：“璠十九岁时，父病年余，至于不起，愧恨难名，哀痛欲绝，以为父病不知医，尚复何颜立天地间，遂购方书，伏读于苦块之余……因慨然弃举子业，专事方术。越四载，犹子巧官病温。初起喉痹，外科吹以冰硼散，喉遂闭，又遍延诸时医治之，大抵不越双解散、人参败毒散之外，其于温病治法，茫乎未之闻也。后至发黄而死。璠以初学，未敢妄赞一词，然于是证，亦未得其要领。”其后，吴氏在游学京师时又逢瘟疫流行，吴氏在朋友的鼓励下，为广大患者施治，救活了许多患者，更感到医学之重要，更坚定了投身于医学的决心。所以吴氏在医学上取得的成就，与他对医学的热爱，具备了治病救人的思想，抱有坚定的学医决心是分不开的。

（二）善于继承广采众长

吴氏在治学上善于继承前人的学术经验，上自《内经》，下至叶天士等，无不悉心研究。这方面在下面“学术渊源”中还要作较详细的讨论。这里先简单作一介绍，特别是吴氏对前人经验的实事求是态度值得我们借鉴。

吴氏在《温病条辨·自序》中提到撰写该书的指导思想：“盖张长沙悲宗族之死，作《玉函经》，为后世医学之祖。……检校《四库全书》，得明季吴又可《温疫论》，观其议论宏阔，实有发前人所未发，遂专心学步焉。细察其法，亦不免支离驳杂，大抵功过两不相掩。盖用心良苦，而学术未精也。又遍考晋唐以来诸贤议论，非不珠璧琳琅，求一美备者……因有志采辑历代名贤著述，去其驳杂，取其精微，间附己意，以及考验，合成一书。”同时在该书“凡例”中也提出：“故历取诸贤精妙，考之《内经》，参以心得。”可见吴氏对继承前人的重视。首先是把《内经》的学术思想作为该书的立论基础。故在书前专列“原病篇”，引用《内经》19条文，分别论述温病的病因、发病、病机、临床表现、诊断、预后和治法。在论述温病的病因时，从内因和外因两个方面进行阐发，特别提出了《内经》中所说的“冬伤于寒”与“不藏精”的含义，所以后来王孟英在编写《温热经纬》时，对《内经》原文的阐述基本上都采用了吴氏的内容。同时在《温病条辨》中所提出的三焦辨证和三焦治则理论也都源自《内经》。

吴氏对《伤寒论》有很深的研究，其强调之所以编著《温病条辨》是为了“羽翼伤寒”，即认为该书是对《伤寒论》的补充和发展，所以书中大量采用了《伤寒论》的内容，包括对其理论、方剂和药的运用。而且在本书《杂说·伤寒论注》一篇不到1000字文章里，就引用《伤寒论》注家12位，涉及医书不下10种。所以征保在本书的序中指出：本书的编写“远追踪乎仲景”。

吴氏对刘河间、王安道、吴又可等人在温病学术方面的贡献也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在《原病篇》的注释中，引用了包括庞安常、朱肱、韩祗和、王实、刘守真、张子和、王安道、张景岳、喻嘉言等许多医家在内的论述。而且在书中还继承了王叔和、李东垣、陶节庵等十余位医家的观点，涉及的医籍或其它著作有20余种。特别是对叶天士学术思想和临床诊治温病的经验方面的继承，不仅在书中大量引用了《临证指南医案》的内容，而且其立论多以叶天士《温热论》为依据，这通过《温病条辨》一书的编写充分地体现出来。可见，吴氏能勤求古训、博览群书、广采众长，所以能编著出《温病条辨》这样有重要学术价值的医学著作。

（三）认真总结去杂取精

吴氏对前人的东西不是盲目收罗，而是有一个“采辑历代名贤著述，去其驳杂，取其精微，间附己意，以及考验”的过程。也就是注意一方面要有独立思考的精神，不可人云亦云，另一方面要重视联系临床实际，以临床考验为判断是非的标准。也就是吴氏在《温病条辨·自序》所说的：“进与病谋，退与心谋，十阅春秋，然后有得”。如无“心谋”，则无正

确的理论作为指导，不仅临床水平不可能提高，而且也没有对前人的学术和经验有一个正确的判断和吸取能力。但如无“病谋”，则失去了临床实践的基础，理论也会成为脱离实际的空头理论，也不可能提高诊疗疾病的能力。其中更重要的是以实践作为检验真理的标准，以临床辨证作为辨证论治的基础。正如吴氏所说：“是书着眼处全在认证无差，用药先后缓急得宜，不求认证之真，而妄议药之可否，不可与言医也。”朱彬在该书评语中指出：“认证无差四字为通部提纲”，正是强调了临床辨证识病的重要性。在这一基础上，对前人有关温病的病因、病机、诊断、治疗的各种论述，都是以临床实际作为衡量是非和取舍的依据。对于他认为前人所论不确之处，亦直言不讳地指出，正如吴氏所说：“至于驳证处，不得不下直言，恐误来学”。例如吴氏对王安道提出的温病不得混伤寒之说甚为称赞，认为王氏始能脱却伤寒，但由于王氏所论之温病局限于伏气温病，特别是以“冬伤于寒”立论，所以不能全面反映温病的特点和证治规律，故称其“立论不精，立法不纯，又不可从”。又如吴氏早期对吴又可《温疫论》十分崇拜，称其“议论宏阔，实有发前人所未发”，因而“专心学步”，但由于吴又可所论之温病主要是指感受湿热秽浊之邪所引的温疫病，其辨证治法内容并不适用于所有的温病，所以吴氏又指出其论“不免支离驳杂”。即使对《内经》所论也不是全盘接受，如对温病的发生，虽然吴氏按照《内经》所论，提出“叙运气，原温病之始也”，但在注释中又补充了“凶荒兵火之后，虽应微之岁亦盛”等社会因素对温病发生的影响。同时对后世一些医家盲目运用治伤寒之法治疗温病提出了尖锐的批评，认为“千余年来，贻害无穷”。

当然，要真正做到对前人之论去杂取精是非常不容易的，吴氏尽管作了很大的努力，但也不是完美无缺的，由于吴氏所经历的疾病及其个人学术的局限，对某些学术观点的取舍有一些值得商榷之处。如他对吴又可治疗邪伏膜原的达原饮和反复攻下的方法并不认同，在《温病条辨》中没有很好地继承，可能把这些都归之于“支离驳杂”之例。另外，对吴又可之后众的温疫学派医家所提出的理论和治法也缺乏总结，如对稍早于吴氏《温病条辨》的杨栗山《寒温条辨》中的升降散、余师愚《疫疹一得》中的清瘟败毒饮等名方都没有包括进去，这不能不说是《温病条辨》的一个缺憾，使该书论述温病理论证治的内容不够完整。同时，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吴氏对湿热性温病的理论和治法基本上都是继承叶天士《温热论》和《临证指南医案》中的内容，而对薛生白《湿热病篇》的有关内容没有融合到《温病条辨》中，很可能当时吴氏并未看到《湿热病篇》这一书。所以，尽管《温病条辨》对湿热性温病的论述内容非常丰富，临床指导意义也很大，但还是不够全面。所以其后王孟英在编撰《温热经纬》时把《湿热病篇》收入其中，也弥补了这一不足。

三、《温病条辨》版本及注家

据征保在《温病条辨》序中所说吴鞠通是在“嘉庆甲子”（1804年）把所著的《温病条辨》的初稿给他看了，而且说是“阅十稔而后告成”。据推断《温病条辨》的编写开始于1794年左右。而吴氏在《温病条辨》自序中提到“又历六年，至于戊午……龟勉成章”，即在1819年该书已基本定稿。又经过三年，在同乡汪瑟庵等人参与修订后，于嘉庆癸酉年（1813年）正式出版。由此可见，《温病条辨》从开始编写到出版，前后历经20年。该书出版后由于其内容对临床有很好的指导作用，所以翻刻者众多，出现了许多版本，据不完全统计，仅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所有60余种版本。

目前所能看到的最早版本是1813年问心堂刻本，该本在上世纪五十年代由人民卫生出版社又出版了影印本，而且作为目前一般重印《温病条辨》的主要依据。其后有1835年的叶氏溶吾楼刻本、1836年刻本、1843年维扬文盛堂刻本、1848年岭南黄恒斋刻本、1859年天津孙昌刻本、1860年信义书屋刻本、亦草堂刻本、宏道堂刻本、1863年泰州纪恒庆刻本、1864年海陵纪氏刻本、1865年刻本、1866年刻本、1869年凝香阁刻本、1870年六安

求我斋刻本、1871年古渝槐阴书屋刻本、1878年河南抚署刻本、1884年京都二酉斋刻本、1889年浙江书局刻本、1892年文源堂刻本、1893年上海图书集成印书局铅印本、矿务公司刻本、江右解芸轩刻本、1895年学库山房刻本、1899年曲江书屋石印本、1901年湖南恩贤书局刻本、1905年粤东冯继善刻本、1907年富记书屋刻本、1911年上海会文堂新记书局石印本、扬州文富堂刻本、上海文渊山房刻本、宁波群玉山房刻本、南充博古斋刻本、贵阳文通书局铅印本、1912年成都正古堂刻本、1913年上海文瑞楼石印本、章福记书局石印本、1914年锦章书局石印本、1920年上海铸记书局石印本、1921年上海书局石印本、1922年上海世界书局石印本、1929年上海鑫记书局石印本、1935年上海中医书局铅印本、1936年校经山房铅印本、上海文新出版社铅印本、1937年上海千顷堂书局铅印本、上海广益书局石印本、1941年长春大学书局石印本、上海进步书局石印本、中西医药书局铅印本、1953年广益书局铅印本、1954年锦章书局铅印本、1955年人民卫生出版社铅印本、人民卫生出版社影印本、1957年四川人民出版社铅印本、1963年人民卫生出版社铅印本。

《温病条辨》问世后，有一些注家对书中的论点作了评注，既有阐发其意、补充论述者，也有对其中某些内容提出异议者，对于全面理解该书的内容有一定益处。其主要注家有王孟英《归砚录》、叶霖在1989年著的《评注温病条辨》、曹炳章在1918年著的《增补评注温病条辨》、及陆士谔著《增评温病条辨》等，而朱武曹、汪廷珍、郑雪堂、苏完愚等人也对《温病条辨》的部分条文进行了评注。

“文革”后，陆续出现了一些有关《温病条辨》的注释、白话文或其它的诠释本。其中较早的有浙江中医研究所编写的《温病条辨白话解》，可惜该书把原文中的自注内容都删去了，使其失去了完整性。其后1988年孟澍江主编了《温病条辨》白话文本，由春秋出版社出版；1995年王振坤编著了《温病条辨新解》，由学苑出版社出版；1998年杨进主编了《温病条辨》文白对照本，由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出版；2002年杨进主编了《温病条辨临床学习参考》，由人民卫生出版社出版。其它还有一批注释或发挥《温病条辨》的专著，如王振坤编写的《温病条辨新解》等，对阐发《温病条辨》的学术思想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第二章 学术思想

一、内容简介

《温病条辨》共六卷。本书的主体以三焦为纲，分为上、中、下三篇，共 265 条，内有方剂 208 首。另有原病篇 19 条和杂论 18 篇、解产难 17 篇、解儿难 24 篇。在上中下三篇中，均以病名为目，重点论述了风温、温热、暑温、伏暑、湿温、秋燥、冬温、温疟及痢疾、痹证、黄疸等病证，分述各病在上、中、下三焦的表现和诊治方法。本书的写作体裁则仿《伤寒论》，逐条叙证，文字较简单扼要，以便记诵。但又恐过分简单而医理难以完全阐明，所以在每条之下又自加注释，对条文中未尽之意进行阐述。这种自条自辨的写作方式是本书的一大特色。因本书是采用分条论证的形式，加上有些内容详于前而略于后，有些内容则详于后而略于前，所以在学习本书时，不能只注意“条”的内容，而应把“条”与“辨”结合起来，互为补充，并要将全书前后互参，这样才能全面地理解吴氏的学术思想和各种病证的证治内容。

吴氏以其在温病学方面的重要贡献而闻名于世，被称是清代温病学四大家之一。其学术思想早年受吴又可《温疫论》影响较深，认为其“议论宏阔，实有发前人所未发”，但在进一步研究之后，又感到“其法亦不免支离驳杂”。在吴氏之前的叶天士在温病学方面有极深的造诣，对当时医学界的影响也很大。吴鞠通的学术思想主要宗叶天士，但叶氏有关温病学的理论和治疗经验多散见于医案之中，所以人们学习掌握较为困难。吴氏认为有必要把叶氏有关温病学的理论和医案进行系统的整理，进行较为全面的论述。《温病条辨》有半数以上的方剂是直接或间接引用叶氏《临证指南医案》的医案而制方的。叶氏医案中的内容经吴氏整理后，使多种温热病的证治内容较为系统，并把叶氏医案中的处方定为较为固定的方剂，冠以方名，便于学习和掌握。与此同时，吴氏也继承了《内经》、《伤寒论》有关外感热病的理论和证治内容，强调“考之《内经》”，并称著《温病条辨》的目的是为了“羽翼伤寒”，还在每方条下，注明了是采用《内经》何法，在《温病条辨》中引用《伤寒论》原方或以原方变化成新方者甚多。可见吴氏能广泛地继承前人成就，加以整理、加工、提高，从而在医学方面，特别在温病学方面作出了重大贡献。另外，吴氏也把本人长期从事温热病治疗的经验溶入本书之中，并博采诸医家之长，使得本书的内容甚切实用，该书一出即普及大江南北，被视为学习温病学的必读之书，甚受后世医家的推崇，被誉为“治温之津梁”。就是在近代，也与《内经》、《伤寒论》、《金匱要略》一起被称为中医“四大经典”，为学习中医者必读之作。

二、学术源渊

吴氏以其在温病学方面的重要贡献而闻名于世，被称是清代温病学四大家之一。其学术思想上承《内经》、《伤寒论》，下继吴又可、叶天士等明清大家。故吴氏在上焦篇第 1 条中即表明自己在学术上对前人的继承：“本论详加考核，准古酌今，细立治法，除伤寒宗仲景法外，俾四时杂感，即若列眉。未始非叔和有以肇其端，东垣、河间、安道、又可、嘉言、天士宏其议，而塘得以善其后也。”

在《温病条辨》“原病篇”中，吴氏列出《内经》条文 19 条，并逐条联系前人论述进行注释，体现了他“考之《内经》，参以心得”的用意。特别是其中有关针刺治疗热病的原文就有七条，尽管在《温病条辨》中没有提及用针刺来治疗温病，但这些原文对吴氏的学术思想却有重要的影响。如《灵枢·热病》中提到的“热病不可刺者有九：一曰，汗不出，大颧发赤者死；二曰，泄而腹满甚者死；三曰，目不明，热不已者死；四曰，老人婴儿，热而腹满者死；五曰，汗不出，呕下血者死；六曰，舌本烂，热不已者死；七曰，咳而衄，汗不

出，出不至足者死；八曰，髓热者死；九曰，热而痉者死，腰折，瘰疬，齿噤齧也。凡此九者，不可刺也。”对于吴氏论述温病的预后及其判断依据极有启发。《内经》该篇又提到针刺中的“泻其热而出其汗，实其阴以补其不足者”，对于温病的治疗也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在这一论述的基础上，吴氏提出了许多泻热和养阴治疗温病的治法。

同时，在全书中经常引用《内经》原文，作为自己立论和理法方药的依据。是吴氏提出的三焦辨证论治理论即源于《内经》中对三焦的论述，如三焦治则的“治上焦如羽，治中焦如衡，治下焦如权”，就是从《内经》“上焦如雾，中焦如沤，下焦如渌”进一步衍化而来。在本书的“杂说”部分，“汗论”、“方中行先生或问六气论”、“风论”、“医书亦有经子史集论”、“温病起手太阴论”、“燥气论”等都是先举《内经》之论，再结合后世诸家之说论述自己的观点。而对方药作用及其配伍的论述更是多据《内经》之论，如在银翘散的方论中提出：“本方谨遵《内经》风淫于内，治以辛凉，佐以苦甘；热淫于内，治以咸寒，佐以甘苦之训”。在许多方剂的立法、配伍方面，吴氏往往都以《内经》之论为依据，还在每方条下，注明了是采用《内经》何法。

吴氏虽力倡温病之说，但对《伤寒论》也甚为推崇，不仅在“凡例”中指出：编写体例是“仿《伤寒论》作法”，而且究其对外感热病的辨证仍与张仲景一脉相承。其提出温病起于手太阴，上焦传中焦，再传下焦之论，与张仲景的六经辨证精神是一致的，体现了外邪从表入里，证候以里实热为极期，证候性质由实转虚，最后可伤及肾阴或肾阳的普遍规律。因而，虽然伤寒与温病泾渭分明，但从吴氏编写《温病条辨》的原意来说，只是为了补充《伤寒论》对温病证治论述之不足，而非与《伤寒论》分庭抗礼。正如他在本书“凡例”中所说：“是书虽为温病而设，实可羽翼伤寒”，且强调本书“与《伤寒论》为对待文字，有一纵一横之妙”。另外，在本书中还直接采用了一些《伤寒论》的条文和方剂。如桂枝汤、栀豉汤、一物瓜蒂汤、竹叶石膏汤、白虎汤、白虎加人参汤、大承气汤、小承气汤、调胃承气汤、小柴胡汤、小建中汤、五苓散、乌梅圆、白头翁汤、茵陈蒿汤、黄连阿胶汤等，还有许多是从《伤寒论》方化裁而来，如对《伤寒论》中三承气汤的运用，有著名的“五承气汤（宣白承气汤、牛黄承气汤、导赤承气汤、新加黄龙汤、增液承气汤）”是对《伤寒论》攻下法的重要发展。而小半夏汤、半夏泻心汤等加减方以及从《伤寒论》桃核承气汤变化而来的桃仁承气汤、从《伤寒论》炙甘草汤变化而来的加减复脉汤等，都是体现了吴氏对《伤寒论》方剂既重视继承，又重视发扬。据统计，《温病条辨》中转引《伤寒论》的条文就有31条，所用的《伤寒论》方也有38方，其中4处提及桂枝汤、9处提及白虎汤及其加减、10处提及承气汤及其加减、5处提及五苓散、6处提及加减复脉汤等。可以充分反映出《温病条辨》与《伤寒论》内容的内在联系。

在《温病条辨》中还有一些内容与《伤寒论》以后的一些医家的论述有密切关系。如对温病范围的论述，就与王叔和《伤寒例》中所提出的温、暑、湿、时疫、温疟、风温、温毒、温疫等病名和外感热病的分类方法有关。唐代《千金要方》和《外台秘要》中的犀角地黄汤、紫雪丹等都是《温病条辨》中治疗温病的重要方剂。而金元时代的著名医家刘河间提出了“六经传受皆是热证”的理论，强调用寒凉药治疗外感热病，吴氏对此甚为赞赏，故力主温病初起当用辛凉之法。特别是张子和在《儒门事亲》中，明确提出了汗法不仅有辛温解表一法：“世俗止知惟温热者为汗药，岂知寒凉亦能汗也”。明确指出解表有辛凉和辛温两法：“南陲之地多热，宜辛凉之剂解之；朔方之地多寒，宜辛温之剂解之；午未之月多暑，宜辛凉解之。子丑之月多冻，宜辛温解之。少壮气实之人宜辛凉解之，老耆气衰之人宜辛温解之……”。这为《温病条辨》把解表法分为辛温、辛凉两大类打下了基础。其后，王安道在《医经溯洄集》中又提出了温病不得混称伤寒，并指出了温病与伤寒在临床表现和治法等方面的不同，吴氏认为其“始能脱却伤寒，辨证温病”。

而在温病学的理论方面，吴氏早年受吴又可《温疫论》影响较深，认为其“议论宏阔，

实有发前人所未发”。所以对吴又可的学术观点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并把其中的许多学术思想融汇于《温病条辨》之中，该书提到吴又可的达 20 余处。如在论述外邪侵入途径时，继承了吴又可邪自口鼻而入之说，提出了“温病由口鼻而入，自上而下”。而在论述湿热之邪入侵人体时，又继承了吴又可邪伏膜原的观点，提出：“湿热受自口鼻，由膜原直走中道”。在攻下法的运用上，对“邪气复聚”的治法也继承了吴又可屡下之说，但考虑到患者历经攻下之后，正气较虚，故用增液承气汤以代吴又可之小承气汤。这也是受到吴又可对阳明腑实兼虚者治法的启示，如龚绍林在《重订医门普度温疫论》中所说：“然亦有夹气虚者，宜加党参于承气汤中；又有夹血虚者，宜用承气养营汤；或气血两虚，则宜陶氏黄龙汤。是在临时体认，照依脉症而用之也。”《温病条辨》中治疗气液两虚之阳明腑实证所用的新加黄龙汤即是黄龙汤之化裁。但在进一步研究之后，又感到“其法亦不免支离驳杂”，认为《温疫论》中有许多治法“断不可概施于今日也”。所以吴氏对吴又可的学术不是全盘接受的，如认为《温疫论》中“有矫枉过正，不暇详审之处”，这虽然体现了吴氏在治学上的严谨，但由于二人所处的时代不同，所接触的疾病种类各异，所以在对疾病的认识和处理上有不同的见解也是不足为奇的。然而，也不可否认，《温病条辨》中对吴又可的部分理论和证治方法的继承尚不够全面，如治疗宣透膜原法的达原饮、温病后期痰瘀阻络的三甲散等名方，在《温病条辨》中没有收入，这不能不说是个缺憾。

在温病学方面对吴氏影响最大的，要数清代的著名医学家叶天士。叶氏在温病学方面有极深的造诣，对当时医学界的影响也很大。吴氏认为：“惟叶天士持论平和，立法精细，然叶氏吴人，所治多南方证，又立论甚简，但有医案散见于杂证之中，人多忽之而不深究。”即认为叶氏有关温病学的理论和治疗经验多散见于医案之中，不仅容易被人所忽略，而且人们在学习掌握时较为困难。因而吴氏感到有必要把前人有关温病学的理论和治疗方法作一系统的整理，进行较为全面的论述。吴氏有关温病学的理论证治内容大多源于叶氏，《清史稿》称吴氏“学本于桂……著《温病条辨》以畅其义”。以《温病条辨》而言，吴氏所说的“凡病温者，始于上焦，在手太阴”，并制辛凉轻剂桑菊饮、辛凉平剂银翘散、辛凉重剂白虎汤，即来自叶天士《温热论》中“温邪上受，首先犯肺”和“在表初用辛凉轻剂”之论。叶氏提出的“透热转气”为营分证的治疗大法，吴氏所制清营汤即体现了这一治疗思想，即在用犀角、生地等清营的同时，加入清轻宣透的银花、连翘、竹叶等，以使营分邪热能透出气分而解。另外，叶氏《幼科要略·痧疹》中所提出的：“上焦药用辛凉、中焦药用苦辛寒、下焦药用咸寒”，对吴氏的三焦治则有重要的影响，在这基础上，吴氏提出的治疗三焦病证分别主以“轻、平、重”及其相应药性的选择都是以叶氏的理论为基础的。再从吴氏对温病的治疗重视顾护阴液，也是继承了叶氏对温病病变过程中阴液耗伤的重视及所采用的相应治疗方法。叶氏在《温热论》中提出“热邪不燥胃津，必耗肾液”，同时也提出了胃津亡“主以甘寒”，而肾阴不足者则应“甘寒之中加入咸寒”。而吴氏也以此为据，分别制定了滋养肺胃和填补真阴的治法和方药。

再从《温病条辨》的方剂来看，其中半数以上的方剂是直接或间接引用叶氏《临证指南医案》的医案而制的。如该书中焦篇 99 条，就有 49 条引自《临证指南医案》。其中有原案全录者，如中焦篇第 55 条所载的三香散即取自《临证指南医案》湿门李姓案；下焦篇第 66 条来自《临证指南医案》痢门朱姓案，定方名为“断下渗湿汤”。也有取叶氏医案之案语而变易其方者，如上焦篇第 52 条的杏仁汤来自叶氏医案之疟门某案；又如上焦篇第 32 条为《临证指南医案》王姓案，改原方加入银花、扁豆、丝瓜皮，定名为“清络饮加杏仁苡仁滑石汤”。再有是改其案中病证而用其方者，如上焦篇第 49 条即是改写了《临证指南医案》湿门的王姓案，加上了脉缓、舌淡或白滑、不渴，而定其方为“桂枝姜附汤”。还有是取二个病案合并而成者，如中焦篇 70 条的二金汤取自《临证指南医案》痢门的张、蒋二案。更多的是吴氏在叶氏医案的基础上加以发挥的内容，如下焦篇中的加减复脉汤即取自《临证指南医案》

中叶氏对《伤寒论》炙甘草汤的加减运用法；中焦篇 66 条治疗湿热发的薏苡竹叶散就是根据《临证指南医案》湿门某姓案而来，并对其发生白的病机进行了发挥。据统计，《温病条辨》中直接采自《临证指南医案》的有 99 条、92 方，其它间接取自《临证指南医案》就更多了。再以《温病条辨》中有关湿温和寒湿二病的论述来看，共有条文 104 条，除去无方的 5 条外，其余有来自《伤寒论》和《金匱要略》的，而采用《临证指南医案》的达 76 条，其中症状和所用方药完全相同者有 61 条，占 80.3%，主要症状相同而药物有增减的有 15 条，占 19.7%。其中如五个加减正气散、两个宣痹汤、两个青蒿鳖甲汤、三香散、银翘马勃散、黄芩滑石汤、宣清导浊汤等，均为来自叶氏医案的方剂。当然，除了以上所述的一些方剂来自叶氏医案外，《温病条辨》中还有许多名方实际上也是来自叶氏医案，如小定风珠、椒梅汤、连梅汤、三才汤、桑杏汤、沙参麦冬汤、清营汤、清络饮、三石汤、翘荷汤、玉竹麦冬汤等。

以上可以充分反映出吴氏对叶氏学术的继承关系，吴氏可以称之为真正继承和发扬了叶氏学术思想的第一人。但由于历史的原因，除了《临证指南医案》外，吴氏可能没有能看到反映叶氏学术思想的另外几本医案，所以尽管吴氏通过《温病条辨》的编写反映了许多叶氏在温病证治方面的学术思想，但仍然是不够全面的。因而在学习《温病条辨》时，仍要注意学习叶氏的《临证指南医案》和其它的医案。

可见吴氏能广泛地继承前人成就，加以整理、加工、提高，因而在医学方面，特别在温病学方面作出了重大贡献。

三、主要学术思想

关于吴氏在《温病条辨》中的主要学术观点在下面要作较详细介绍，以下只是概括地介绍吴氏在温病学方面的主要学术思想：

（一）创立了温病三焦辨证纲领

自叶天士创温病卫气营血辨治理论后，对于明确温病与伤寒的不同证治，阐明温病不同阶段、不同层次的病机特点、诊断要点和治疗大法等作出了重大的贡献。但是，仅以卫气营血四个阶段还不能全面、准确地表明病变的所在脏腑部位，因而叶天士在对温病辨证时仍然要联系脏腑辨证，并也提出了“温热须究三焦”。然而，叶氏对如何进行三焦辨证，尚未进行深入地阐述。吴氏在继承前人理论和证治经验的基础上，通过自己的丰富临床实践，深刻地体会到，温病的发生发展与三焦所属脏腑的病机变化有密切的关系，而且在温病过程中，这些脏腑的传变和治疗有一定的规律，而这些规律可以用三焦进行归纳，从而创立了温病三焦辨证理论，即以肺与心包为上焦，脾与胃为中焦，肝与肾为下焦。在这一基础上又提出了三焦的治疗原则，形成了一整套的温病辨证治疗体系。

三焦辨治的内容大致包括以下两个方面：

1. 温病的发病和传变规律 吴氏认为“温病由口鼻而入，鼻气通于肺，口气通于胃。肺病逆传，则为心包。上焦病不治，则传于中焦，胃与脾也。中焦病不治，即传下焦，肝与肾也。始上焦，终下焦。”这一观点，实质是对叶氏《温热论》中有关温邪发病、传变规律的阐发和补充。其主要精神是说明了温病初起邪多从口鼻而犯于肺，所以初起时多表现为上焦肺卫见证。继则有病邪有传胃与传心包的不同，可以分别引起热盛阳明和热闭心包。如传入中焦，邪热亢盛可导致胃阴耗伤，如邪热进一步耗及肝肾真阴，到疾病后期就可以出现真阴耗伤或虚风内动。这一传变反映了温病由表入里、由轻转重、由实到虚的发病规律。当然，由于温病种类有别，人体正气虚实各异，治疗亦有准确与否，故并不是所有温病都按吴氏所述的那样而发病和发展演变的。

2. 关于温病的治疗原则 吴氏提出，温病发展全过程的治疗原则可以概括为：治上焦

如羽，非轻不举；治中焦如衡，非平不安；治下焦如权，非重不沉。这是根据上中下三焦病变的邪正特点所采用的治法特点而提出来的。所谓“治上焦如羽”，是因为“肺位最高，药过重则过病所，少用又有病重药轻之患”，此处“轻”是指“轻可去实”，即选取药物性味偏轻薄而不用过于苦寒沉降之品，剂量不宜过重，煎药时间也不宜久。所谓“治中焦如衡”，是因为邪在中焦，其势已盛，而人体正气尚实，故治疗以祛邪这主，邪去则人体阴阳可恢复平衡。在选方用药上，既不宜味薄质轻者，又不可用味厚质重者，介于二者之间，故称为“衡”。同时，中焦病变每有热盛阴伤或表现为湿热蕴阻，用药又当权衡其邪正虚实或湿热偏盛，以防偏倚之弊，类似以秤量物的“衡”。所谓“治下焦如权”，是因为下焦病变系肝肾真阴耗竭，甚则阴虚而动风，故其治疗每取味厚质重之品以滋补真阴，平息虚风，药性下降，与秤之砣，即“权”之义相似。

三焦辨证的本质主要是脏腑辨证，然而与内科学中对内伤杂病的脏腑辨证有所不同，其不同之处主要是温病学的脏腑并不是孤立地对某脏某腑进行辨证，而是反映出温病传变的动态规律，并体现了治疗方面的主要法则。其与卫气营血辨证又相互补充，相辅相成，分别反映了温病病程变化中的纵与横的关系，因而在吴鞠通提出三焦辨治纲领后，可以认为温病学的理论体系已趋于完善，也是温病学走向成熟的表现。

（二）丰富了温病的祛邪扶正治法

对于温病的治疗，吴氏在立法用药方面颇具特色，其中主要表现在对温病过程中的邪正双方都给予重视，正确地运用祛邪扶正的治疗方法。吴氏在治疗温病时，一方面强调要祛除病邪，另一方面又处处注意顾护正气，尤其是在祛邪之时提出“预护其虚”，而在护正之时又强调要“逐其余邪”，所以体现了邪正并重、邪正合治的思想。

由于温病是感受外在的温邪而发病，所以祛邪理所当然是治疗温病的着眼点。前人在这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吴氏则在继承前人关于温病病机和治法理论的同时，在灵活运用《伤寒论》等经方的基础上，又整理了《临证指南医案》中大量温热病案的治法用药规律，制定了大量方剂，形成了许多定法和成方，使祛除温病病邪的各种治法更为充实、完善。如在解表法的运用方面，吴氏提出温热之邪在表时，当治以辛凉解表，主用银翘散、桑菊饮之类，此与刘河间、王安道提出温病初起以清里热之品加麻、桂之类以解表的“辛凉”之法有所发展。对于湿温初起或感受暑湿而又兼有外寒束表者，吴氏则认为不可一概投用辛凉，而分别主以芳化透表与辛温透表、清暑化湿之法，即所谓“温病最忌辛温，暑证不忌者，以暑必兼湿，湿为阴邪，非温不解。”同时，对辛凉解表法的运用，也每佐入辛温发散之品，如银翘散中用荆芥、豆豉，其意在“芳香散热解毒”，即利用其辛散之性，以加强祛除表邪之力。因而吴氏对解表药的运用是非常灵活，有常有变。又如在通下法的运用方面，吴氏继承了《伤寒论》中诸承气汤法的运用，强调温病亦须重视攻下，他说温病若“病纯在里，则非下夺不可矣，故主以大承气。”但吴氏又指出，温病因人体阴液正气已经受伤，故攻下法不可滥用，提出“承气非可轻尝之品。”此说显然较“温病下不厌早”的主张要全面、中肯。吴氏对通下法的具体运用亦较前人更为充实，如对阳明温病“应下失下，正虚不能运药”者，主以新加黄龙汤；对“喘促不宁，痰涎壅滞，右寸实大，肺气不降”者，主以宣白承气汤；对“左尺牢坚，小便赤痛，时烦渴甚”者，主以导赤承气汤；对“邪闭心包，神昏舌短，内窍不通，饮不解渴”者，主以牛黄承气汤；对“津液不足，无水舟停”者，主张“间服增液，再不下者，增液承气汤主之。”对下后邪气复聚，见“热不退或退不尽，口燥咽干，舌苔干黑或金黄色”，又见脉沉而有力者，予护胃承气汤；若见脉沉而弱者，属肠液亏虚而便秘者予增液汤。此外，对上焦之邪未清而已入中焦阳明，并煎熬肾水的“三焦俱急”之证，症见“大热大渴，舌燥，脉不浮而躁甚，舌色金黄，痰涎壅甚”者，即用承气合小陷胸汤。又对湿温久羁，致三焦气分闭塞不通而出现“神昏窍阻，少腹硬满，大便不下”者，予宣清导浊汤等。